



南開大學週刊

敬贈



目 要

杜威論思想

曹漢奇

「忠」的性質與需用(續)

高殿森

劇院與人生

之杰譯

Sabbath Day (詩)

超侯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行
天津大公報館承印

目錄

第八十三期(十九，四，二十二。)

短評

海軍問題果解決歟？

男女不平等

華泉

杜威論思想

曹漢奇

忠的性質與需用(續)

高殿森譯

讀「大學學生與教授」書後

曲有誠

槓園讀書記(續)

農風

劇院與人生

之杰譯

Sabbath Day (詩)

超侯

去國 (詩)

超侯

校聞

短評

海軍問題果解決歟？



開幕迄今已及兩月之倫敦海軍會議近日似將告一段落。報載五國海軍協定簽字亦有日期。自表面視之，全世界最大問題之一解決已有端倪。但果一探其究竟，豈即

如是之簡單耶？

方海會初開，進行頗似順利。然不五星期有法國閣潮之發生，全會因之延會。繼又有日本政府回訓之耽延，英法政治談判之破裂；四月初旬幾有空關一場不歡而散之趨勢。幸賴法外長白里安之努力，又得重歸破裂為完整；幾經波折，始有今日所謂之五國協定出現焉。雖然，協定之綱目固成，而距實際問題之解決仍甚遙遠也，今請述之。

按海軍會議之召集已非止一次，而始終未能得到完滿之結果者，蓋有其特殊之原因在也。此種原因可於本年大會中揣知之。大會召集之目的在縮減海軍軍備，而縮減海

軍又必以世界五強為目標。於是有本年英美法日義之五國海軍會議。在會議未開之先，英首相麥克唐親身赴美，先作政治上之談判，英國以堅忍之態度放棄世界海軍霸主之地位以期與年富力強之美國協手合作避免將來之世界戰爭。英美接洽既妥，遂邀日法義共議軍縮；以為世界二大央格魯民族合作，世上事便無有不迎刃而解者矣！乃不知會議既開，難關疊來，日本首以十七聲明在先；義大利繼倡法義平等於後；而法蘭西亦以保障北海及地中海之安全相要挾；致使二大央格魯民族手足無措。其得不落僵局未致無結果而散者又豈易易哉！

英國雖名倡與美平等而實際上乃無力與美競爭。苟不及早加以限制則美國挾其金元之勢力將邁海上霸主之英國而過之。英人有見及此，始不得不忍痛令此後起幼兒與之並駕齊驅。一方面使美國得世界大國之權威，同時又不使

其超越己國之地位；使其至多與己平等爲止。對美既如此犧牲，則不得不取償於歐洲。故其兩強標準主義仍需用於歐洲，此英國召集會議之原意也。

法國則不然。法之最懼者爲德國復仇。故凡足以限制德國復仇工具之任何條約任何會議無不歡迎。今既被請爲會員之一，則其萬變不離其宗之中旨仍爲此種原則。會議既開法國即以兩條件相請：一爲按照法國自擬之縮軍計畫，然此計劃實爲增軍；與大會目的及英美之原意均屬不合。一爲法國按照英美之計劃但需英艦保障其北海及地中海方面之安全，另立類似羅加諾及開洛格條約式之公約。似此則英美代法國負安全之責任又爲英美所不取。無何，英法談判之決裂遂基於斯矣。

義大利向以地中海之主人自居。其視法國之於地中海爲眼中刺，肉中釘。故不談海縮則已，談之則義國之最低要求須與德國平等。此其在任何情形之下均不能放棄者也。

日本年來海軍之發展甚速。世之談海軍者莫不以英美日三國併認。日本之所以極積於是，惟期與美國相抗衡。故本年中堅持十七之主張不稍軟化。

五國之情形既爲上述則海軍會議之不能得圓滿結果，識者早已知之。近日五國協定傳將簽字而實際不過敷衍面子免落無結果而散之譏。試觀其協定內容即可窺見一斑。

「……………該約將分三部：（一）主艦休築，迅速進行拆除艦隻，擴大大華府航空母艦條款，將一萬噸以下小艦包抱在內。關於特別與觸免艦隻同意列入分級總噸位和解（？）。（二）潛水艇人道化（三）三國協定。其第一二項由五國簽署。第三項則由英美日簽署」（四月十二日大公報）

第一項既謂休築主艦拆除艦隻，而又擴大大華府航空母艦條款，將一萬噸以下之小艦亦包括在內。是乃一方面休築拆除，一方面擴大增加則雖設條文又與軍縮何干？第二項之潛艇人道化完全爲因不能達到廢止之目的而轉圜之結果；況「人道化」三字更渺無定義乎！至於第三項則只關英美日三國，根本即與開會宗旨相左，而實際上恐更屬空洞無物。此證於胡佛宣稱一九三六年再開三國會議一語可知也。總之，本年之海軍會議仍爲失敗。其惟一之成績即大家毀舊艦造新艦而已！與其謂之縮軍會議，無寧謂之增

軍會議向近事實也。

(華)



當這春光明媚的時候，旅行郊外，遊覽名勝，的確能舒暢精神，洗刷胸襟，此外並能從實地視察得着許多新的體驗和智識。春假舉行，實在有舉行的價值，尤其在

我們終日埋頭讀書的學生，更有舉行的必要。我們能享受這種的利益不得不感謝幾位發起人和幾位勞苦功高的領導的先生們。不過可惜這種利益的享受祇限於男同學方面，而女同學則無人顧問，未免美中不足，希望以後男女平權和教育普及的原則，使女同學們也有此種機會，享此同等利益。

我起初看見旅行團內沒有女同學，以為是女同學的性情特別，都好靜不好動，不願加入旅行。後來與一位女同學談起此事，才知道是不許她們加入，將她們的旅行權利一齊剝奪，未免不近情理。據說剝奪的理由是因男同學和女同學的性情不同，一方面是急燥的，一方面是柔緩的，若同在一個團體中旅行，很有許多地方覺着不便。旅行團辦理者，亦認為對於女同學所負的責任太重，不敢負擔。

據我看來，這都不成問題。關於不方便方面，不妨另外為女同學組織一隊，請女教職員領導，那一切不都方便了麼？至於責任的問題，更不成理由，學校對於各學生家庭所負的責任，都是一樣的，不分男女的，怎麼會有輕重的區別？即有輕重的區別，也不過是程度的問題，輕的少負點責，重的多加點小心，絕對不是不能辦的事，這不是挾泰山。

只有肯辦不肯辦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辦的問題。我們南開向以認真負責見稱，何以對於這件事反卸起責來了？真是女同學之不幸，望女同學起而力爭，

我記得在去年春假時，有許多同學曾帶着他們的姊妹同鄉和同學，一同去遊覽北平和長城，並沒有什麼意外。在途中關於食住的問題，也沒有發生任何的困難。這次春假中也有許多的同學這樣組織，居然也很安然的回校。我盼望明年的旅行團不要再提心吊胆的認為這事有莫大危險性，而犧牲不少女同學的利益和快樂！

最後我也要奉勸諸位對於旅行有興趣的女同學們，你們不妨自己組織，自己籌備，分工合作的去達自己的目的，結果一定更要如意和圓滿。現在的中國雖是滿地阻障，但我們若是有堅強的意志，便不妨一往直前。現在女同學更需要這樣的精神，以為我國婦女解放之先鋒。(泉)



杜威論思想

曹漢奇

在杜威 (John Dewey) 作七十壽辰的時候，克白曲教授 (Professor W. H. Kilpatrick) 曾有一篇講演，陳述杜威在思想界之地位及其功績。茲擇要選譯如下，做為杜氏之簡單介紹。

「杜威在思想界上有極偉大的貢獻，與古今所有的大思想家相比，不但無愧色，有過無不及。他生有蘇格拉底的謙遜而真實的性格，柏拉圖的急進的建設思想，亞里斯多德的折中的卓見銳識。像柏拉圖，他把哲學與教育相溶和，使他們生出美麗的結晶。像亞里斯多德，他把各種衝突的思想加以調和；不過，他更指示出那些衝突的不真實的所在，祇注意切於實

用的問題，並不像亞氏總在衝突之中找出一個中庸大道。他與洛克 (John Locke) (註一) 有同樣的特性，尊重經驗；他的思想之深刻的有如休木 (Hume) (註二) 但他比休氏却又積極。」——(註三)

在「New York Telegram」巴普士 (Harry Elmer Barnes) 曾寫一文題名：「杜威——柏拉圖的理想皇帝」(John Dewey-Plato's King) 曾說到杜威思想的來源與態度。擇譯如下。

「資本主義，機械時代，大同主義，演化理論，真社會的實驗主義合起來，做成杜威思想革命的背景。他的哲學與前代的不同。他不承認那些傳統的，虛

偽的信條，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哲學放在試驗與經驗上面。杜威最出來的特色，就是他那付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拋掉那自從蘇格拉底到羅耶士 (Royce)，優金 (Eucken) 和郝京 (Hocking) 的形而上的怪談 (Metaphysical myth) 而單獨地提倡那「離了生活與經驗便無哲學」的理論。」——(註四)

杜威在思想界的地位與貢獻，就克，巴二氏的評論，我們已略知其梗概。勿待著者多贊，但杜氏究竟對思想存何見解，尙請讀者一閱正文。但在未談到本文之先有一事應向讀者鄭重聲明的就是這篇文原是譯文，(譯自 John Dewey: How We Think, Ch. I.

。原題 What is Thought?) 譯書難而譯哲學家像杜威的書更難。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的社論(題名：杜威)曾說「His (指杜威) Philosophical books puzzle at times even philosophers」(註五)可見杜威的著作不是容易瞭解的。固然，How We Think 這部小書算不了杜氏的代表作品；但是惟其小，所以他的根本的哲學思想都隱藏在字裏行間，而

更難於了解。譯完之後見有許多地方參入自己的意見而失掉了原文的神韻，故索性把譯字取消，添上了現在的題目。
作者識

註一 洛克 (John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
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最大的或最超羣出來的哲學家。」他的議論都在當時的問題上立脚。他的教育，得自人的地方多，得自書的地方少。他常常說：他的哲學是由他自己「粗鄙思想」構造成的。

註二 休木 (David Hume) 是在十八世紀中首先向那虛構的幻想的契約說試行攻擊的第一人。他的人性觀是屬於浩布士 (Thomas Hobbes) 一派的，就是以爲人人都是惡棍，浩氏信人類並沒有是非善惡的標準，如果某種事物可以引起欲心，便是好的；如果引起惡心，便是不好的。人類的一切行爲，都是想得到可欲的免掉可惡的東西。能達到自己的願望的便是幸福 (Felicity)。但是願望

沒有止境，得此思彼，聯續不已。因此他認為最初次的人類是個貪多無厭的動物，最初的世界是個你爭我奪的世界。

註三，註四，註五。見Teacher's Colleg Reco. J.D

(December 1929) P.P. 209, 213, 221

一 思想的各種意義

「思想」是我們口頭上最常用的字。惟其常用，所以用法紛歧，所以牠的真意義極為含混。寫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想給這個字探討出一個單純而一致的意義。為求易於解答這個問題起見，我們先找出這個名詞的幾個普通函意。

(一) 廣義的——凡是費過心 (Mind)，經過腦的都叫做思想。

(二) 狹義的——我們祇想那些不能直接以目見，以耳聽，以口嘗的東西；凡是直接顯現於我們面前的，都不包括在思想範圍以內。

(三) 更狹義的——祇限於有根據的信念 (Belief)；並且其根據是建在可靠的證據上面的。

於更狹義的思想中，又可分為二類。(甲)當接受信念

的時候祇稍微地問，或者完全不問，「該信念是否有所根據」。(乙)在接受信念之前，不但仔細地探討牠是否有所根據，並且還要研究牠的根據是否有充分的力量來做牠依據的基礎。

上面所說(乙)類思想之歷程，叫做反省的思想 (Reflective Thought)。只有這類思想才有教育上的價值。牠是本文所研究的主题。

對上列四類思想，伸論如下。

第一 按着寬泛的意義說，凡是費過心，經過腦的都是思想。這種不費力的運思，其產品毫無價值可言。就如同拿一個銅元買不出許多貨物一樣。這種運思是一種腦力的荒淫與放縱。無聊的幻想，凡瑣的回憶，與往來漂浮之影像，只能保吾人尋求快樂與舒暢；並不是想求什麼可珍貴，有系統，含真理的思想。白日的幻夢，空中的樓閣，和那些層出不窮，浮蕩不定的心波意影，都應當歸納在此類。此種思想的結果，雖無若何貢獻，然而我們往往把一大部分清醒的光陰，却消沒在他們的身上了。

雜亂思想，雖異於反省思想；但是二者之間仍有相同

之處。他們都是經過心，並且這個心都是在想着一些聯續不斷的事物。不過，在非反省思想中，其事其物，忽東忽西。無有定向，雖然偶而地他們也可遇在一起，但是因為他們發生的次序太不一貫，所以仍不足為反省思想。

所謂反省思想，不僅是一些意思 (Ideas) 的聯續，並且在其聯續之間還要彼此有因果的關係——就是：第一個意思能確定第二個意思；第二個是第一個的正當產物。一串意思除了排列地秩序井然外，還要得此相依，互為根據；還要把其中每個意思的特別現象用做由此到彼的階梯。因為他們是循着一條線索而變遷的。前意思與後意思相接頭的地方，專門家叫他做思想節 (A Term of the Thought)。每節留些積蓄，預備為次節之用。如此聯續不絕，成一思想之流——有如列車，有如線索，有如線絲；起伏相應，秩然有序。

第二 本段所討論的思想，祇限於那些目不能見，鼻不能嗅，耳不能聽，口不能嚐的事項。譬如說，某人講故事，你問他「是否確見其事？」他必說「我想是如此。」一個想像的作品與實事的設載，迥乎不同。前者的要素不外

：臆度的事蹟與引人入勝的穿插。其穿插之紛繁，雖千變萬化，而其間却能前後照應，得一有趣之結局。兒童臆想之故事，其中聯貫的程度雖極不一致，有的散漫，有的緊湊，但是要把那零碎的材料聯絡起來，也與反省思想很像似的。並且有時也可成為很合乎邏輯的思想。這種幻想常發生在緻密的思想之前，給反省思想開一條新路。雖然如此，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在求知識，事實的信念，或真理；故與反省思想仍不相同。他們的異點不在形式而在動機。顯示文藝思想的人，也是在那兒疾首蹙額，勾角鬪心地想，不過他所希望的不是要人們對他所說的話有所信仰；而是要讀他作品的人對他的結構精密的劇情，佈畫嚴整的層次能加贊許；使讀者內心的蘊藉，骨子裏的神韻能起共鳴。他的目的在創造美的詩，詞，小說，戲劇，不在——除非偶然——尋求智識。他的思想的結晶是因情感被抑鬱所生出來的舒展之花——所以蓬勃的感慨是他的丰采，調和的情緒是他的神髓；實事和真理，他全可不管。

第三 凡是有根基的信念，都應納於此類。這種思想與前所述之二種不同。「無論容納或排斥一種意思，都要根

據理由，」是這類思想的特點。又可分爲二方面來討論。
 (甲)有的人雖然不是無理由的去接受信念，但是他對於該理由並未加以考慮。(乙)又有人他接受信念，是因為他對於該信念的根據，已竟仔細研究過了。

對於甲類思想我們應做如下的解釋。

當我們說，「人常想地是平的」或，「我想你曾經過這所房子」的時候，我們是表明一種信念；表明我們對於某種事物有所接受，堅持，默認，或確信。這種信念是由付度而生並非對牠所根據的理由曾加以研究。人人都說地是平的，所以我們也承認地是平的，假設人人都說地是三稜的，我們心中之地形也配上了三個角。我們所以如此地入云亦云，就是因為我們的信念是從半途拾來的，對於牠的來源身世都不清楚。凡傳說，名言，典章做無論是由於名人之提倡或訴諸吾人之自私與感情的，都應納於此類。所謂偏見武斷等名與此類思想均有密切關係。

第四 乙類的思想雖然也生於信念，但是她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努力地探詢該信念的性質，情狀，與其所附麗的特色——使她成爲反省思想。平常的人都想地是平的，

直到哥倫布才想牠是圓的。地平之說雖有錯誤，但是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竟成了信念。其所以成信念者因爲一般人沒有勇氣與能力敢對那流行極廣而深入人心的傳說懷疑——尤其是當該傳說爲表面的事實所證明的時候，科倫布的特色是他不僅仔細地觀察事實，並且：憑再三的考慮與修正他已得的證據，和已得的各種假定所含之意義(The Implications of various hypotheses)，還把在理論上所得之結果與已知的事實相比較。因爲哥倫布不肯受世傳的，虛擬的理論，更因爲他肯大膽的懷疑，肯實地去找根據，所以他能得到他的思想——一個震動到全人類生活的思想。對大家視爲可靠的發疑問，對那些視爲不可靠的示信任；並且，孜孜地問詢，探討追求，直等到獲得證據，能證明他的信任是對或錯：這是思想探險家的特有精神，也是偉大的科學家所不可少的態度。像科氏的研究，即使他的結論有錯誤，那也是科學的，因爲他的信念是在宇宙的研究室裏化驗來的而不是中途拾來的。總括來說：對於一切信念，結論，或假定的根據，如加以活動的，持久的，仔細的，考慮，都能構成反省思想。前三類思想也可產出反省

思想，不過在起首的時候，必須自願把信念放在有根基可靠的理由上面。

二 思想的原素

在上段，很清楚地把思想分成四類。其實一個真正的，平日常用的思想，並不像那樣界線晰然。現在我們找一個極普通的事實，當作解釋思想的例子。

「一日，天氣熾熱，一人外出，見天空十分清明；信步徐行，忽覺空氣驟涼，疑雨將至；仰視天空，見一朵黑雲正掩太陽，乃大步急行。」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一點是思想呢？走的動作與涼的注意都非思想。因為走是活動的一種方向，仰視與注意是活動的他種方式。所與思想相似的，惟有天將降雨的估度。估度不是活動的本身，而是由暗示 (Suggest) 所生的結果。

此外另有一種情形，與以上所說的有相同之處，就是當一個人看見了雲采，便因之而想到人形人面。這二種情形（前者屬於信念，後者屬於幻想）有一相同之處，就二者均先注意或瞭解事實，而後隨着該事實生出一些不能看

見的東西——這些東西是由所見之物有所暗示而到於心的。我們平常說甲物能提醒乙物即此之謂。與此同點並比辨別的尚有一異點。就是，我們不相信雲能暗示臉，但我們却信雲能暗示雨。因為，雲不含有人臉的意義，而驟冷却含有降雨的暗示。在第二情形，是那個人見一件東西，便想到其他事務，不照顧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在第一情形，是那個走路的人在他所見之雲與牠所暗示之雨的中間加以考慮——考慮雨的本質是否含於雲的意義，因為在思想的歷程上，所見之物就是該物產生的信念之根據，牠含有做證據的性質，如果證據與被證的信念不倫不類，則做證據的效力將完全失掉。

我們看見甲物而思及之物，並且還以甲為乙保證的，這種功用就是一切反省思想的原素。我們之所以能見甲思乙者，蓋因甲物能表示或象徵乙物也。表示 (Signif) 的詞意字很多，如同指示 (Point to)，說及 (Tell of)，表記 (Betoken)，預兆 (Prognosticate)，代表 (Represent)，替代 (Stand for)，隱含 (Imply)。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均由預兆而生的信念。人類之所以能有偉大發明者，就

是因為我們有見此測彼的能力。但是僅有此能力尚不足談發明。是運用反省思想的結果。但是什麼叫做反省呢？其簡單的界說應該是對某事物表示信任或不信任，不信任顯到此物的本身，並且還得尋求證人憑據，和效驗，作為信念的根據。所謂照顧事物的本身就是我們親眼看見雨露才知雨；所謂尋求證據就是心中已有『雨將至』的推測，顯更以草色與樹葉之變像，或晴雨表之升降證驗之。有時，我們看見一物便能認識；又有時，我們不能斷定所見之物是什麼，於是尋找與此物有關係的事實做為線索以助了解。後者即是反省的相形。

什麼是思想的運用呢？運用是一種活動。思想的運用是；在活動之中所顯現的事實暗示其他事實（或真理），並且我們不能把信念祇於放在以為是很正確的推論上面。「我想是如此」其中正含着「我不知是否如此」。根據推論而生的信念，也或者十分可靠，但是無論如何，牠的本身總有虛構的成分。總托來說：運用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能在多方面找證據，能在主證與證據之間尋線索；推論結果，與證據的本質相吻和，則利用此證據所證的暗示方為可靠。

三 反省思想的要素

上圖所說的，都是關於思想的表面和一些明顯的事實。如果再作進一步的考慮，便可發見數種潛伏不顯而實際却為一切思想要素的歷程。如同：（甲）混亂，躊躇，疑惑的境地。（乙）探索，搜索，研究的動作。因甲才發生問題；因乙才能得較多的事實，做為解決問題的資料。

（甲）就以前所舉的例子來說。當那個行路的人忽然覺出冷的時候，他的心（至少是暫時的）必為冷所紛擾——一時不能確定冷的由來和結果，因為那是不期而遇的現象。天氣本來是很清朗的，但是突然之間生了變化，他為應付這種變化起見，所以他有審量，認識，與處置這種突變的需要。

（乙）轉頭，仰視，察天色都是為認識事實，與求解答問題所生的自然動作。這種動作，或系由於一時的衝動，如果把牠認為是研究探討的舉動，難免要被人認為勉強，不合道理。不過要是把我們所承認的腦力活動的範圍擴大，且把瑣屑的，普通的深奧的，與專門的都列入其中，則

仰目而視的活動又怎能不承認爲思考的活動？何況這種動作的目的在證明或駁斥那由暗示而生的信念？

再舉一個平常而對思想較比重要的例子來作說明。

「一人旅行於漠野，遇一歧途，躊躇不決，不知去向」。

「那條路是對的呢？」「這種困難怎樣解除呢？」這是那位旅行家首先感到的問題。他的答案不外有二種：（一）他盲目地亂走，聽天由命。（二）尋找指迷津的標誌，用以脫險。

假設這位旅行家採取第二個答案，他必開始活動去收集可作諮詢的材料。這些材料也許得之於追憶過去的經驗，也許得之於觀察眼前的事實，也許二者並用。他需要標誌，線索，象徵或指路碑地關這一類的東西——因爲祇有他們才能引導他走上正路脫離困難。把上列之事實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思想是在歧途的境地 (Forked road situation) 產生的。當我們身處順境，滑進無阻或想入非非，樂趣幻生的時候，是不會需要反省思想的。惟有困難當途，並且敷衍相持，不知何者宜從的當兒，才不能不停

止動作，而去思索，而去考慮。以決定動作之方向。

因爲遇見困難，才有解決困難的需要，惟有這種需要，才能指導着那位受煩擾的人孜孜不息的去想解決方法，所以「解決困難」的需要是反省思想中的唯一要素。當沒有問題待解決的時候，我們常是任着心意的奔流而無所拘束——這樣形成了上述的第一類思想。

假設把這心意之流 (Current of ideas) 加以情感的約束，使牠成一和諧而一貫的圖繪或小說——這樣，形成了上述的第二類思想。

當問題在前需要解答的時候，心意之流才能納入一定的渠道，走向一定的目的。那時每個由暗示而生的意思才能受他所趨向的目的之束縛。譬如，目的在尋找幽美途徑以資消遣的旅行家，所注意的材料和證驗其暗示之方法，必與那目的在到城市買貨物的農夫完全不同。由此我們得一結論：待決的困難規定收集材料的範圍；或，問題決定思想的目的，目的控制思想的歷程。(Problem fixes the end of thought and the end controls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四 結論

總括起來說，思想的策源地有三：迷亂的狀態，混亂的情境，與躊躇不決的疑慮。思想不是平空而降，無原無故的發散出來的火花；更不是幾個普通原則的自然產物。一定得有特別的事故發生，才能把牠逼引出來。你祇命令一個兒童（或成人）說：「我要你運用思想」而不在他的經驗上顯現出那些使他心情不安的困難，使他解決，你的命令是一定無效的。就像你教導他提鞋帶把他自己的身子提起來一樣。

遇見困難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從困難的暗示上面尋找出路。找出路的方法不外（一）設臨時的計劃，（二）利用已知的學理，（三）對各種解決方法加以考慮。在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現成的材料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材料的暗示，才是克服困難的武器。武器的數目愈多，應用也愈便利。暗示愈多，解決問題也愈容易。但是，如何可得較多的暗示？那全靠過去的經驗與已往的智識是否豐富。在銀行存款多的人。才籌支取多款，與智識經驗豐富的人才得多得暗示是一樣的道理。

此外還有一點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接受暗示的態度。假設暗示一經發生，便不遲疑地接受過來，那只是盲目的思想，而不是反省的思想。反省的思想是繼續地獲取新證據，新材料；用他們來推廣暗示的範圍。使我們有所依據去證明我們的設想是正確，或錯誤。思想優劣的分別，全看在這點所下的工夫之大小。見了暗示便承受，那是消滅心頭上的煩惱的最容易方法。惟其容易所以沒價值。多思想之所以高貴，就因他需要運思的人去戰勝那以表面的價值 (Face value) 而接受暗示的情性。牠的特色是一副堅忍不拔的毅力，能忍受心境上的不安與煩擾。簡言之，反省思想就是在沒有向多方面收集證據，未下判斷前所經過之歷程和對此懸而未決的惱人境況，所持之自願忍受的態度。訓練思想的要訣，是要一副不即刻下斷語的忍耐力，和一種善利用各樣新材料以証實或反証之所有暗示的方法。同時，那不即刻下斷語而又繼續懷疑的態度，和堅持的，有條理，尋覓證據的活動，也就是運思的要素。



「忠」的性質與需用（續）

高殿森譯

於是這裏便是這個似乎自相矛盾（或似非而是）的論法。我惟有我，（凡是當我感知「我自己」時）才能按道理來爲我個人辯正我那生活底準則或策畫。（My own plan of life），沒有別的權威能給我那職責底真正道理來。然而，讓我獨處單身，不與任何人物接觸，我又決不能找出一個生活的策畫來。我自身以內沒有天賦的理想。天性上我祇是被暫時的欲望攔弄或支使在一種渾沌的「自我意趣」中衝冲呼號。那末我從什麼地方學習若干生活底策畫呢？凡是受過教化者底道德教育，很容易解答這個問題。一個人從擺在他目前底伴侶們所貢獻底許多模式中才獲得他那駁雜的生活策畫。所以駁雜的生活策畫起初是與他那無窮的摹仿活動偕俱來，這種摹仿的歷程是起自童年，貫徹一生。我們學着去遊戲，去說話，去走進社會底領域，去

參加人類底習俗，舉止，方法與生活。這種摹仿的社會活動，是由於我們底本能根本就是社會性的東西的原故。但是這些社會活動，輪轉過來又是最初組織我們那一切本能。給我們情慾與衝動一種單位，把我們那欲望底自然渾沌轉變成一種秩序——一種極完美的秩序。只有這個，才是給我們建議些生活的策畫者，因爲當我們學會了一種營業。當我們在生活中謀得一個事業，當我們發覺出我們在社會上底地位時，我們才獲得了這些駁雜的生活策畫。所以說我們底生活的實在策畫，（就是我們底職業，我們底固定日常活動，）都是由外邊學來的，不是從自身創發的。我們都是先從摹仿別人的意志，學得我們自己底意志的。然而不是——這又從來不是關於我們社會情況底整個的真情，便從來不是關於我們道德情況底整個的真情。我

已說過，由着我們單獨的自己，我們決不能在我們自己底「內在生活中，發現出一種表示純潔意志底任一生活策畫來，所以（我已說過）我們所有底生活策畫，都是由我們這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習例中得來的。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底社會熏陶，（Social training）又給予我們一堆互相齟齬的生活策畫，——雖然不是完全渾沌的，漆黑一團的策畫，但也實在是不完美的安排着。純然的照例差事，而不是理想的生活。更有進者，「社會熏陶」不僅教授我們些別人底處世立身的方法，牠還要藉着人我映照的力量，讓我們感覺到自己處世立身的重要。「社會熏陶」激勵起「個體的我」底意志，而且又教授這個「自我」些習俗，和「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的方法。我們永不會純然地摹仿。「隨俗」或「從衆」（Conformity）吸引我們又糾纏我們，同時（即便就是模仿），我們又常常學着如何執守，以後再如何實行出我們底「自我意志」。譬如我們先由摹仿而學言語，可是以後我們便愛聽我們自己說話，因而我們那全盤的生活策畫便受了感覺了。誠然，語言在「社會的隨俗」（Social Conformity）中自有牠底來源，可

是人們底舌頭却是一個驕悍不受約束的東西，牠可以隨便地猖獗地顛覆着搬惹是非。所以你教給人們些風俗習慣，你就是給他們預備了些表現他們「自己人格」底武器。當你訓練一個社會性的動物時（指人），你利用他那天生的謙遜。訓練的結果，他製作了策畫（Plan）；他就着他自己底私利，來解釋未限定這些策畫；他自覺出他是誰來；而且結果他至少要變成（假如不是創造成）鼓噪離惹，吹毛求疵的。所以說社會永遠是致力於訓練兒童使其成人，而這些被熏陶過的人，又常常背叛，推翻他們底母親（社會）。社會的隨俗或循規蹈矩，給我們以社會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又使我們知道自己是誰，什麼是我們的意識。現在，這是第一次我們開始有了一種我們自己底真正意志。而且以後我們便可以發覺出這個意志實在是與社會底意志針鋒相對。這種現象在我們大多數人底童年裏，是很普通的。（至少也要在某一時現是很平常的）

於是你便可以看出，人們精神生活所依賴底整個程序，是如何地包含着這種似無盡期云「內心」和「外力」底把戲演變。我底職責如何解釋？這祇有我自己度「意志能解釋

(當那個意志被帶到有理性的意識上時)，但是我底「意志」究竟是什麼呢？天性上我是不知道的；因為脫母胎降生此世時，我只是一個遺傳來「人」底性慾之湧湧川流上底一個起伏飄盪的漩渦。那麼我將如何得獲我自己底意志呢？那祇這些策畫，因為牠教給我許多既定的世故。——因為那樣的訓練或薰染，我得到了一些「技藝」，藉着這些技藝我便可以表現我自己。牠(訓練)使我們長了心眼，使我們有了野心，——常常使我們叛變好動，而且牠教我如何去計畫着反抗社會秩序或習俗，剛才說過的這種循環歷程的確徹遍了我們大多數人底生活，在我們年齡的增長中，牠不斷的發生花樣，隨時我們都可以遇到關係我們生活底是非新問題，因此我們就內向着那所謂我們自己底良心去尋覓我們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但是(當我如此作時)我們常常發覺出我們底心是非常的「任性」和「盲目」，我們要問牠，就無異問道于盲。那末我們就向外面張望，以便了解社會領域底世故更較清楚些。「內在慧光」(Inner Light)既不能見，讓我們試一試外邊這個吧！這些「世故」打動了我們底摹仿心，于是我們便從別人那里，學會我們在此情形中

將如何去活着。然而不是，——恰恰這種「學習」，牠常使我們感知我們與別人底個人「對照」(Contrast)，因此使我們有了自覺心，使我們成了個人主義的，喜批評的，反叛好動的人。所以我們又恢復到以「自我」作嚮導的情形。這時候再重新觀看世「道」時，牠已經不是我底「道」了。我修正世道。我自信我自己。我底職責(我說)是我自己的，並且或者我又回到我那任性的心情。

這就是令你麻煩，使你道德上被纏擾的歷程，(當在很複雜的情況中)牠在一類討厭的循環路線中來往奔馳着，周而復始。當你捫心苦慮不得要領的時候，你便拋棄了你底「決斷」而求朋友們底忠告了，起初這忠告使你高興，不久便激醒起你底「自我意志」(比以前還要利害)。結果，你更變作任性，有時你更被纏擾着，你便得繼續着去作這種考究。我們都知道去尋求忠告，結果我們都發覺出我們都不願意去照着忠告作。

因而除非介于內心與外界，介于社會領域與我本身，介于我那本性的「任性」與朋友們底舉止方法之間，發生了一種快樂的結合時；無論在體內體外我們都找不出對我

便是一個固定的權威，——一個固定的，諧和的生活策畫——。凡是當我那純粹地社會的隨俗，當我那像摹仿的動物之明，轉變——我之所謂「忠」時，這種快樂的結合便產生了。讓我們看一看在這些情形中都是遇見些什麼事情！

※ ※ ※ ※ ※

假設有一個人，他底「社會隨俗」是很足以使他學會許多精巧的社會技藝——如語言，競爭的勇武，和勝過他人的威勢等技藝；假設同時這些技藝又激醒了這人底驕傲，他底自信心，（Self-confidence），他底自恃的辯性；那末這樣的一個人一定在他本身以內有一大部分你所喚作的社會的意志。他決不是純然的無政府主義者，他一定要講究服從，遵守紀律。除非「時運」給他一個特殊的機會，讓他不費一點氣力就獲得了他底處世立身的方法或人事見識時，他決不是一個社會底自然仇敵。而在另一方面，這個人又必須獲得一大部分的自己意志。他漸漸喜歡成功，喜歡常操左券，喜歡他自己底要求。可是他決不能在他自身以內找出一個天生主人翁樣的意志來。他只能找出一種普通的「定憲」（Determinations）來限定他底某種行為

，來管有他自己底行為。於是社會意志和自己意志之間的衝突便成了不可避免的，循環的，無窮期的了，只要這是人生一世的故事。一方面僅僅談論習俗，另一方面又想成一個「某人」（Somebody）的人，永不能找着一個最後，協合的生活策畫，也不能得着他底職責底任一定義。

但是假如現在在這個人底生活中，顯露出那較大的社會情慾之某一個，譬如愛國就是一個好例。讓他的國家在滿城風雨的危急中，讓他那元來的互相齟齬的情慾，和他對國內同胞的沉愛友親鎔化成一種迷魂而嗜殺的，仁愛而凶猛的「狂熱」（Ecstasy）——這常被稱作「戰爭的精神」（War-spirit）。這類在討論中的「心情」，（Mood）可以被這經過的景況証其為正或辨其為非，因為現在他是處在心潮澎湃，感情蒸騰的迷糊陣中，什麼他也不留心，不注意了。進而言之這種「戰爭的精神」並不是一個人腦筋底最清明最有理性的狀態。但是人們所以酷愛這種精神的一個道理就是當這種精神蒞臨時，牠似乎立刻就摺明了一個生活底策畫——一個排解開「自我意志」與「從衆隨俗」（Self-will and Conformity）之衝突的策畫。這種策畫

有兩個特點：（1）牠完完全全是一個社會的策畫，服從，屈承一個國家底共公意志；（2）牠完完全全是一種「自我」與「靈性的人」（Inner man）底褒獎宣揚。這個「靈性的人」現在覺得他是由犧牲而榮耀，由「自我服讓」（Self-surrender）而飛黃騰達，樂于作國家底奴僕；樂于爲殉身國難的俠士。——自然，由他這種「自我毀滅」（Self-destruction）底準備裏，他獲得了英雄底地位。

好了，假定有一個人，（他底情形我正在猜想）是被上邊所說的那種情慾占據着，他暫時就算是得了我所稱爲「忠」底意識，這個「忠」可就不再知道關於「自我意志」與「從衆隨俗」之老循環衝突底任何把戲了。在這樣時刻的「自我」的的確確是向着外界來尋求牠底生活策畫。「國家需要我！」——「自我」說。同時這個「自我」又向着內心來尋求這個策畫之有生氣的辦正。自我說：「榮耀光譽，英雄底花冠，兵士底長眠，愛國志士底篤誠，——這些都是我底願望呵！我決不拋棄我底意志！奔赴國難，惟國家之命是從，是我底自豪，我底榮耀，我底我底我底」（Self-assertion）現在「內心」和「外界」之間再也沒有什麼衝突和齟齬了！

這種情慾可以證明出如何是聰明。怎樣叫忍耐，或怎樣地實用，我尚且不提。我所要指出的是這種「戰爭的精神」（至少也是一時的），使「自我犧牲」猶如「自我表現」，「俯首帖耳惟國家之命是從好似一個人底權力之最光耀最豪昂的表示。現在「光榮」就是指的「馴服」，而「服從」就是指的權去獲有一個人底爲人方法呵！權力與服役（Service）打成一片，「從衆隨俗」也不再與「個人底自己意志作對了！一個人除了把他國家底意志放在心扉正中心以外，他個人便無所謂再有自己的意志了。

於是（那是人性之自然的事實，）人都有那些社會情慾，牠們實實在在立刻就去作兩件事情：（1）去加強我們底自覺心，使我們比從前更堅決地去表現我們自己底意志，使我們比從前對於我們自己底利益力量，身分，權力，和聲價更加深信更加確知。（2）使我們明白除了努力那迷魂的社會權力之意志而外，我們這意志便沒有目的之可言。這種社會權力便是我們所忠於的主旨（Cause）。

所以「忠」這件東西，把我們底注意力固定在，集中在某一主旨上，牠（忠）叮嚀我們跑到「自身」以外來觀望個這

劃一的主旨究竟是什麼。牠於是便指示給我們一種動作底計畫，告訴我說：「你底生命，你底意志，你底機運，你底成就，都在這個主旨之中」。因而「忠」這件東西（被純然視為是一個「個人底態度」）便解決了我們那日常生存底自相矛盾，或以非而是的事件。牠在我們底身外，指示給所要忠於的主旨。牠在我們底身內，又指示給樂於服侍這主旨底意志。而且這種意志不但不被阻撓並且還被加強，被表現在這個服役之中。

我業已用過愛國心和戰爭精神，當作一個初步的習見常聞的「忠」之例解，然而以後我們將可看出「忠」與「戰爭」之間並沒有什麼必須的關聯，而且除了愛國式的「忠」外，還大有其他龐雜的「忠」之花樣。「忠」這件東西有牠底家庭的，宗教的，商業上的，專門職業上的方式，和其他各種五花八門的方式。可是不管牠所取的方式如何，牠底精華要素總是這樣：既然內向着去觀察他自己底混沌天性，找不出一種生活底策畫來，他一定得外向着去觀察外界，觀察社會的習慣，社會行爲，和社會的主旨。一位忠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既不會發見（現在他也不會看見）單純

的個人的夥伴可愛可恨，他也不會發見（現在他也不會看見）什麼單純的社會的習慣，風俗和法律可被服從；他只發覺，只看見，某種社會的主旨或主旨的系統是如此地豐饒有趣，如此地安排妥帖，而且對他說是如此地迷人瑰麗，同時更如此地打動了他那天性的「自我意志」。以致他對他底主旨說：「君之意志即我之意志，我之意志即君之意志。惟有君在，我才發覺出我。我與高彩烈地爲君生存。時光愈久，我底興頭愈高愈濃。」假如一個人能找出這樣的一個主旨，而且終生把牠放在腦子裏，清晰地觀察牠，熱烈地愛護牠，而尤恬靜地認識牠了解牠，並且堅毅地實際地去服侍牠，這個人便算有了一個生活底策畫了。而且這個生活策畫是他自己底策畫，是擺在他面前的他自己之意志。由這個生活策畫。把從前他所尋覓的一切東西都表現出來。然而這策畫也必定是一個服從性底策畫，因爲牠是爲「主旨」而生存的，是委身於「主旨」的。

在開化生活底各時代中，都會有過得獲着（在某種方式中）「忠」之意識的人。而且他們也曾經附着這樣的意識度了一生。那樣人們底主旨選擇也許對也許不對，但

無論如何至少他們也會從他們底「忠」中顯示出了一種有理性之道德生活底特色。他們業已知道去獲有一個目的之統一，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忠者）已經知道擺脫開道德的疑問與躊躇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底主旨就是他們底良心。牠（主旨）告訴他們去作什麼。而他們也實在洗耳敬聽牠，服從牠。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把牠當作盲目的習慣，或看成一種外來權威之鎮懾，或他們自身像在任何純然私自的和個人的直覺；而是因為當他們外觀其主旨，內窺其自身時，他們覺得在他們自己底眼光中他們本身是無價值的，如果他們不是活動的，誠懇的甘心願意的去作他們那主旨底工具。他們底主旨禁止他們懷疑。牠說道：「你是我底，你不能不如此這般。」他們也對那主旨說：「我連我底意志都是君的，除却君之意志外，我是沒有意志的。收容我，支使我，管轄我，而且以之而成全我，陸舉我吧！」巧極了，這又是那些篤誠的愛國者，兵士們，為人母者，和我們這種族之殉身者們底一套話。他們已經有了這個甘心的，活躍的「忠」之榮耀美德了。

這樣的忠者的確曾經存在世上過，而且這樣的忠者，一定還有不少生存着。我求你們在這一點且不要反對我說：那樣的忠者都會經忠於一些不好的主旨；或者說：各人都忠於各人底主旨，因而主旨之間互相衝突，冰炭難容，是以忠者一定不免常常被領入歧途，走向極端。最重要的，我求諸君切勿在此處插入一個反辯，說是：關於道德問題之現代的猜疑者們目下他們都找不出他們應當忠於什麼主旨，因而在我們那找不着「忠」之適切與中心目的底「無能」裏，就種下了這種現代道德糾紛和分歧底根子。不錯，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是些很好的思慮，以後有適當的時候我再來討論牠們。我與諸君是同樣地熱心要知道這些，不過現在我們且作一個將來「忠底哲學」之初步窺探罷了。但請你們注意！你們對於「忠」底缺點所能道及的一切，仍然沒有接觸着這件偌大事實底邊界：假如你要願意找着一種戰兢疑惑，集中你底權力的生活出路，那末這條出路一定是一般忠者所已經踐踏過的。自從第一個「忠」被世人知道時，什麼樣的「忠」是對的，日後我們一定可以看出。但是除非你能找出某種「忠」時，你決不會在你那活

離的生命中得着單位與寧靜。於是你一定要尋求一個主旨，他對於那種「篤誠」是有價值的。那種篤誠就是視死如歸的兵士們。為他們底國家或部落所貢獻的篤誠；和殉身宗教者為袒護他們信仰所表現的篤誠。這種主旨一定是有理性的，有價值的，而且決不是一個「假篤誠」底對象，但是一經找得，立刻就變成了你底自知心（或良心）（Conscience）。他一定告訴你關於你底職責底真理，而且一定側敲旁擊地統一你底許多動機，你底特別理想和你底許多計畫。我以為假如世界上真有「應該」這一說的話，你便「應該」去尋找那樣的一個主旨！這便是我們這道德法典中底第一個暗示或提示。

然而在迷糊陣中你們不免仍要重複你們底問題：『那末，在我們這紛歧駁雜的花花世界上，在這「主旨」搏「主旨」，一切舊道德標準被剝離地批評和疑感的混戰時代裏，我們往那裏去尋找那樣的一個主旨——一個包括一切的，明確限定的理性地強迫的，至尊無上的，而且適於集中生活的主旨呢？有什麼樣的主旨可以合理地辯正一位殉道者底篤誠呢？』我回答說：『由那忠者表現出來的「忠」心本

身之精神的研究中，脫胎出一個十分簡明的思慮這個思慮便可以供給我們對此問題底無誤的答案。』現在關於我所說的「忠」底普通性質與需要底概略，我們業已算是得着個大概了。

一九三〇，二，十二日譯完第一章

著者說：「假如世界上真有應該這一說的話，你便應該去尋找一個主旨！」這是如何警惕而有力量的句子。青年，尤其是中國的青年，終日傍徨歧途而不能找到一個出路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主旨」。從這篇文字裏我們知道怎樣去尋找主旨，服從主旨，而得到你生活的真意義，真趣味！至少，這一點會使這篇文章不致煙沒而無聞。我們感謝高君費了不少的光陰為我們譯這篇極有價值的偉作。——編者——

師大的學大

所以理想大學應該是大班現與不凡人格的吃飯所，是國中賢才薈萃之區，思想家科學家薈集之處，使學生日日與這些思想家科學家交遊接觸，朝夕談笑，引起坐之間，能自然的受他們的誘化陶養引導鼓勵。理想大學應該不但是這裏有一座三百年古閣，那裏有一片五百年顏垣，並且是這裏可以碰見一位牛頓，那裏可以碰見一位佛羅特，東屋住了一位羅素，西屋住了一位奧雅羅，前院是惠定宇的書房，後院是戴東原的住所。這些人物固不必盡是為救書而來，直以學堂為其永遠住所而已。——語堂——



讀「大學學生與教授」書後

曲有誠

上期本刊曾載張子櫻先生「大學學生與教授」一文，讀後不勝感嘆！張先生謂：「今日之學生，如異日不欲言建樹則已。如欲建樹，如欲救國，則當勿侈談救國，而當刻苦自勵，以求實學，建樹在其中，而救國亦在其中矣。」可謂至理明言，南大同學，泰半尙能奮勉，然云盡善美，似尙有待，急應刻苦自勵，以副張先生之期望而勉爲來自可用之人才，又謂：「吾國自古以來，素重師道。」信哉斯言！南大教授，不特學識淵博；其人格高尚，尤爲青年所欽敬，其中如邱宗岳先生與姜立夫先生莫不儉約自奉，而始終熱心維護發育未成之南大，其精神尤足青年風，惟自去歲以來，情形稍變，今就所感列之於左，以就正於張先生。

南大學生好讀書，不亂干校務，爲顯著之事實。凡教授之肯來掌教者，學生莫不歡迎。飽學之士，學生固極贊仰；即尸位素餐者，學生對之莫不盡其學生之道。南大創辦以來，學生驅逐教授之事可謂絕無，學生之目的在讀書，教授優良，固如所願，即偶有不稱職者，鮮有露骨之表示。故以過去論，誠如張先生所言南大之校風爲僅有也。不意去歲多數教授聯袂離校，頓陷南大於恐慌之境，其情其景，至今言之猶有餘痛！過在學生乎？學生平日固向未有失禮之事，學生既無過，而諸教授竟相偕去職，其將何以自解？昔者謂諸教授以薪水之多寡而定去留，未免過甚其辭，然已走諸教授又將何以自解，不滿意校中之行政乎？則應徐圖改良糾正，即使認爲無改善餘地，亦予應對方

以警告，使對方知所預備，乃不此之出，而竟聯合辭去，陷南大於危地，何以對學生？雖然，已走之教授固有應負之責，我在校師生，亦不應一味責人而忘責己，應藉機力加反省，務使有志教書之教授精神上物質上皆得水平線之安慰，如圖書設備之應更求完善，師生間，教職員間禮貌之更應講求皆其要者也，果能如此，我南大之團體必更行堅固，我師生之共同目的必更易達到，即使有存心巨測而故意加我以危害者，其能如南大何？

南開大學與國中其他大學不同：第一，校長之辦教育為救國，不以辦教育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故南大既不能捲入政潮，亦不易腐化；第二志在啓牖後進以學術探求為終身事業之教授莫不欲來南大以行其志，故南大教授無不稱職之險；第三南大之功課素嚴志在文憑之學生必不來南大，來者必欲有所獲得以期他日於社會有所貢獻，故南大學生絕無鼓動風潮騷擾教授之事。如張先生所言者師生之目的既同，方協同努力之不暇，何故自行搗亂哉？張先生來校日淺，久之必明矣。

讀張先生之文而有所感，拉雜書之如上，望師長同學有以教我。

去年在本校禮堂公演的

近代勞資問題

劇

爭 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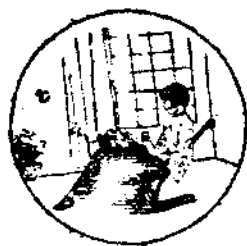
現已出版

實價二角

本校售品處及國內各大書店

代 售

(南開新劇團叢書)



機園讀書記

(續)

晨風

文安縣志八卷

南大圖書館藏

康熙四十二年知縣楊朝麟主修。文安自漢以後為縣，此凡例縣志初梓成於崇禎己巳，繼成於康熙乙丑，此為三修矣。

第一卷第二卷方輿沿革等，第三卷賦役戶口等，第四卷名官職官等，第五卷科甲等，第六七八卷藝文事異。卷首繪八景圖及卷二禮儀濫列通禮，均昔人所譏，舊志通病，自餘亦平平鋪敘而已。

卷三載原額民地三千七百六十六頃有奇內除節年圍佔過地一千七百四十六頃有奇云云，又云順治四年分因本縣圍去地畝奉文受補定州等衛七處小畝地一千九百九十二頃有奇，足徵清初圍佔農田之一斑。

邵陽縣鄉土志四卷

燕大圖書館藏

光緒三十三年知縣上官廉主修，縣人姚炳奎纂修。其時徇學務處之請令各府廳州縣咸撰鄉土志故也。據例言是書一遵編書局頒定例目又就光緒元年縣志為斷。蓋發明頗夥。然據上官序則稱其間訂正舊志訛誤，如縣以在邵

水陽名，邵陽舊治自漢迄晉迄宋齊迄梁陳皆在今東鄉安上郡。邵水自保安上都桐江，昔時以龍山水槎江水檀江水為邵水源皆非。近當舊治誤可不辨自明，此頗發從前未發之覆也。第一卷為建置政績兵事書舊，第二卷為氏族戶口實業宗教，第三卷為疆域山脈，第四卷為道路物產商務。中多虛應功令之作如宗教篇是，然大體較舊志為核也。

建昌縣鄉土志十二卷

寫本燕大圖書館藏

光緒三十三年知縣譚鴻基主修。據其序文知原為小學中鄉土課本取材之用，無足深論，然亦有足取者，疆域篇有土著一門，於各鄉區所居族姓沿流俱能條折苞舉，沿革篇實業篇的有表亦見綱舉目張，此其善也。至應修正者，則如宗教篇之泛言學術毫無歸宿。蓋亦虛應功令姑以塞責之作耳。

錄目次如左

一疆域二沿革三山川四古蹟五建置六職官七人物八政要九學制十宗教十一物產十二實業。



劇院與人生

Clayton Hamilton 著 之杰 譯

「什麼是藝術的目的？想答覆這個問題常常連帶到「什麼是人生的目的」。這兩個目的實在相似，而藝術亦不過就是人生的精神。

自從原始人類進化到現在，總不斷地討論着「人生的目的」。若要認清這種種的討論，必須對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來總結一下。我不想對這樣宏大的和題目作什麼誇張的論述，只願照着自己的意見，說明那最偉大的和最卑鄙的解答。

「人生的目的」的這卑鄙的定義，就是近代一般清教徒們所倡導的。照着這些酸腐偏激的教士們的意見，世界不過是一個充滿了眼淚的山谷，人們都應該從那裏悲泣着逃出來；希望以後可以走進比較尊貴和美滿的生活，好得有機會去享受人生，在悲慘的世間逗留中所想不到的人生。清教徒們訓示他們的信徒，不要受「美」的引誘；以為那是魔鬼的陷阱。因為這個，他們就該受下地獄的處罰。（假若自然法律中有這種處罰的話。）

自從二千四百年以前，這個問題的最偉大的答案就為雅典人們確定。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滋潤心靈的山谷」，預備貢獻與無窮的將來。在這山谷裏，個個人都可以看出人生的價值，並且從種種的機會之中證明他自己的生存。

但是「滋潤心靈的山谷」(The valley of soul-making) 這永可寶貴的名句並非古代的希臘所發明；牠的創著者是約翰濟慈(John Keats)，近代民族的天使，並且因此而被稱為近代的大詩人。濟慈又說：「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並且二者的意像亦就是「善」的意像。這是一個上帝的三方面：美訴求於情感，真訴求於智慧，善訴求於意識。按照濟慈的意思，亦就是福音，這就是定律，這就是預言。

假若，按照古希臘人的意思，世界是一個滋潤心靈的山谷，按照濟慈的意象，真美善是不分的；那麼，一般浮游的人們的責任，在這短短時間之中，亦就像吉卜林(G.K.)

dyard Kipling)所說的，製造健壯的靈魂，亦就是時時地保持着警覺的精神去反應一切漂泊不定的真美善的現實。

如果人生的目的是證實我們的存在，是證明我們能適宜地繼續生存於將來。我們就應當，在這個滋潤心靈的山谷裏，盡量地消度這飛奔似的七十年澈底而又深刻的生活。

在我們生存時期之內，優越的人士能自己覺得是生存着的時候實在不多。布朗恩(Thomas Browns)爵士對於這個事實，曾以流利的文辭敘述在他的著名的一寫給朋友的信「(Letter to a friend)」裏。他說：「實在的，假若從整個的人生裏，減去我們不願意活着的日子，和不如現在安適的日子，上帝所給予的人生的確沒有多少。」又有一個不朽文學記載，曼殊斐爾(John Mansfield)在他的一首近代詩——自傳(Biography)——，以優美的文調，讚揚傳述中所不比較的時日中的偉麗的印象和表示。同時對於傳述者的只於羅列年代和事實，而忽略了學者觀察中所覺不到的生命經驗中有意味的時刻，深深的悲悼。

人生的目的——猶如詩人塔箋(Tasso)在他的狂放可愛

的抒情詩句裏唱的——亦就是為的是在捉到的浮雲般的機遇裏，能感覺出並且確證出「我們在生活着」而活著，並且是顯證出我們能够適合地繼續生存於飄渺的將來。

永生不滅，若是想得到牠，必須配得牠。沒有人是位得永生的，除非他在這艱難而渺茫的「滋潤心靈的山谷」裏，不虛度一切天賜的「生」的機緣。

只於在片段狂悅的瞬光中，我們注意到真美善的溶合；立刻地，在那時有和諧的意識閃耀，而我們才自覺着我們應當生存。這些片段的時光我們永遠地想着重演。我們鄭重地希望證實我們的生存。有些人受了謬誤的引誘，——酒，藥，宗教，以及強作而不自然的狂熱的愛；假若他們的追求都失敗了，他們的失敗應歸咎於他們的幼稚，而不應歸咎於有意拋棄他們嚮遠的幻象。「美就是真，真就是美」這句名句是如此的確實；就是失敗於對於真美的幻象的追求，亦勝於那自作聰明似地對於真與美的逃避。

普通一般的人們在一生的經驗裏，能够得到生命的實在的機緣只僅有的小小時間而已。因此，他們須依賴「藝術」來補足這種機緣。藝術提選人生的精萃，貢獻與大多

數的缺少這種人生精華的人們，藝術是欣賞「滋潤靈魂的山谷」中一切神秘的唯一的途徑，貢獻與人們那難得的機會，以便間接經驗人生的意義。

藝術的目的是對於一般從自己生命不能自創藝術的人們貢獻一些人生的意義。——這便是藝術的自剖，來答覆一切深究牠的目的的質問者。

那麼，我們可以推論而談到劇院的確當的功用。在理論上，劇院是一個組織，在那裏一般人可以用兩點鐘和兩塊錢來換得人生的深刻的印象。劇院可以使觀衆迫切地深刻地認識生命的神秘，比他們在一個月之中所認識的還多。一般人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假若他們能費一天，或一星期的工夫到劇院裏去，他們一定對這種正確的引導不勝欣感。爲了這種帶些理想的職責，劇院是必需而且被認爲擔負供給一般普通人的生命意味的責任。

劇院用二種方法來表達這種間接的生命的經驗：一種是模倣，一種是暗示。前者常被寫實派採用，後者常被浪漫派採用。二者的優劣可以不必討論。總之，除非這二種方法都能在兩點鐘以內，用劇院的舞台傳達與觀衆的比旁

處多，他們一定不能成功。

一般的觀衆到劇院去，都爲的是蘇醒他們的生命的意思，他們不希望舞台上所演的像他們自己所經驗的一樣的多，他們到劇院去爲的是享樂，使他們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有同情的反應。假若所演的戲劇和他們的經驗一樣的多，按照他們的批判就是一個失敗。他一個失是找機會去生存，去自覺他們的生活；假若這個機會不能適合，他們便告訴她們的朋友們不必再上第二次的「當」。因此之故，一個寫實的戲劇是由忠誠的觀察所得的事實之中去求即時的反應；一個浪漫的戲劇是按已成的事實，不違反自然律地去暗示幾些可以使觀衆們明悉的人生現象。

在劇院中，除非對於人生貢獻些間接的經驗，就不能成功。最好的戲劇，假若不能對人生有些暗示而徒注意於機械的動作，亦是一定失敗。男女演員的得名與否，亦視其表演人生的能力而下評判。這種表演的技能有時是由經驗與訓練而來，有時亦係由不可觀察的力量——即所謂「人格」者——而來。「人生」是觀衆們到劇院去的需要：一切人生的現象和幻象都是觀衆們所歡迎的，亦就是演員們在「足光」(Foot Light)後所表演出來的。



Sabbath Day

超
俟

灰塵佈滿了頹唐，
尋不着靜穆堂皇。

熱土悶塞行人的咽喉，
煩倦壓痛我的心腔。

何處幻滅我平靜的家鄉？
何處飛散，流水啊和光？

腐穢的溝渠翻騰着死泡，
亂影塵霧雜起震耳的煩響。

馬蹄，車輪和塵網，
掩埋我幽麗的宮牆；

此地只剩厭倦，衰頹與悽愴，
不見持花幼童，白衣的女郎。

我閉目尋摹記不清的風光，
眼前顯起一片傍水啊村莊；
垂枝撫拂浮鴨的白頂，
淨空閃爍平和的光亮。

這平靜似一休息日的清晨，
洪鐘又和諧地在村野振鳴，
絡繹不斷的柳蔭間的行人，
樹隙裏露出教堂的穹頂。

穹頂下踞坐着信徒禱堂，
各人緩緩唱起頌歌洪莊。

和風悠悠由長空吹來，
徐徐撲進天外的花香。

是這般和平，真純的風光，
牆內默禱伴着牆外的鳥唱。

老婦們都屏息地靜坐，
望天眼眸染滿了靈光，

於是捧花幼童獻上沁芳
合手默祝白衣的女郎：

「聖母啊，賜我潔白美麗和健壯，
更降福與那美麗的心腸。」

青年男女喃喃地祈求，

這一堆青草飄起白髮的淚眼惶惶，
分明聽得出身畔有一句尾聲低壯：

「讓我死，死也為這家鄉！」

這纏我幻出彩色的冥想：

石階步下男女一行一行，

母親欣欣牽着兒童急走，

午鐘正唱着「叮噠，叮噠！」

移時午日射着綠蔭濃蔽，

青茵吻着樹影的閃亮，

提籃的女兒在林內採果，

摘戴滿頭紫白的丁香。

村莊靜得只聽金蠅唧噥，

冉冉踱去林間的隙光。

不覺又浮起晚鐘沈沈，

牧童呼喝來成羣的白羊。

裊裊青煙在屋上縹起，

暮鴉倦歸飢腹的工匠，

玩疲的兒童還唱着山歌，

黃昏隱隱吞蝕了房牆。

我彷彿聞着柳風吹散酒飯香，

我彷彿聽見村老們在扉前喧嚷，

我彷彿看出薄霧裏籠着黃昏的森林，

隱約聽出溪畔的山歌，當月芽兒剛上。

不覺我偷進一間草扉籬牆，

月影綽約，漏過了土窗，

黑屋內立着一對壯年夫婦，

豐滿的笑靨倚着黝黑的面龐。

默默地他們俯視月光下的搖籃，

圓肥的嬰兒呈着笑咪咪的睡像

啊！睡臉還留着醒時的淚痕，

他們悄悄對笑，笑出他們平靜的來鄉。

啊，家鄉！那裏是家鄉？

家鄉已是死去的希望！

我突然覺出我在霧亂的街頭行走

耳鼓震倦，馬蹄車輪和頰響！

啊，這塵網已拘腐我的心靈！

活躍的生命將在嘆息中消忘！

啊，我的黑髮已斑，齒牙將落，

此地只有煩倦，衰頹和淒愴！

去國

候

此地不可久留，
苦雨麻痺死哀悲；
白晝短促地消亡，
黃昏更難露星斗。

此地不可久留，
遺囑沈沈，僵屍在行走。
漠然我如墮進了鬼域，
昏夜不見一縷星斗。

此地不可久留，
掉惡和偽善擲手；
我如枯枝在灰空搖曳，
一包圍着黃風急吼。

此地不可久留，
冷酷做了人們的朋友。
峭風還能暫息嗚聲，
人情逼我發抖。

此地不可久留，
黑屋隱伏，長夜的陰謀；

如同世界已悶死了春天，
心域永滅了白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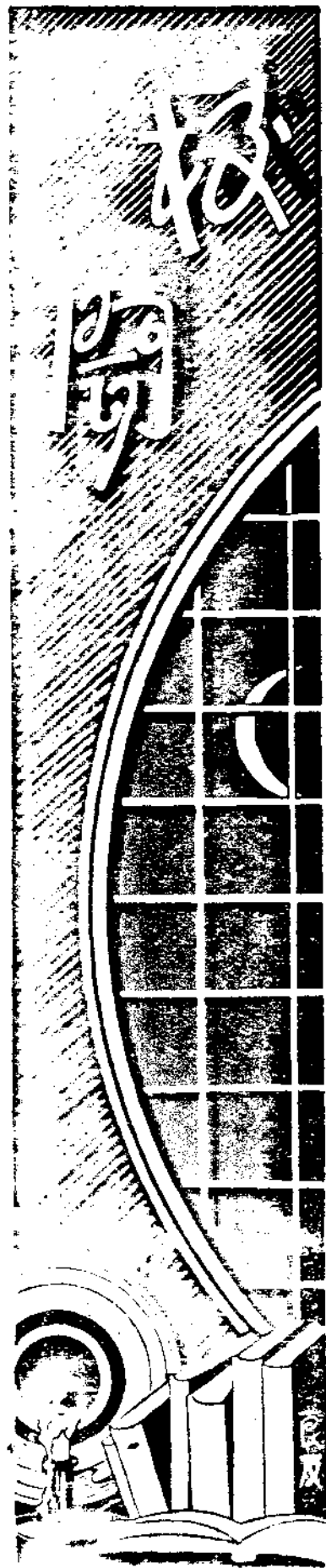
此地不可久留，
耳旁常有一個急促的微嘆說，「走！」
我恍惚夢見一朵紅花隨風微笑，
身畔邊却吹着黃沙怒吼。

所以再也不可多留，
灰空又慘慘地痞吼，
啊！何時再見朝日來？
我將永世地尋求。

尋常語

「課堂內的學問大都是專門的學問，課堂外的學問，出之偶語私談之間乃是一自由式的學問 (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楫聯曰「常思先輩尋常語，願談人間未見書」之一尋常語」三字即同此義。讀王陽明傳習錄(雖是他尋常語之一部)無論如何不及親聆王陽明教誨之為愈。以今日視課堂為教育中心的教方式，師生上課相見，下課相忘，學生孳孳以講義頁數為生命，不用說沒有賢者可為學生的師資，就是有賢者，學生也決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尋常語」。理想大學的生活，必使師生在課外有充量的交遊與談話機會，使學生這裏可與一位生物學家談樹葉的歷史，那裏可以同一位心理學家談夢的心理分析，在第三處可以聽一位音樂專家講 Holst-Born 的笑史——使學生無處不感覺得學問的生動有趣。

——語堂——



★忙籌款不克南下

★添電工醫預兩系

★再力行師生合作

★新進款十二萬元

校長在禮堂對全體同學談話

上期四下午，校長召集全體同學於禮堂，作本學期第二次集會。歷一小時許始散。茲撮記談話大要如次：

余本擬於全國教育會議開幕前赴南京，參加該會；適中學部四大建築，只動其二，禮堂及體育館因建築費不足，尚須稍待，乃不得不留津籌畫，以便早日興工。加以日來正在進行某項校務，為防夜長夢多，中途生變，故辭去全國教育會議專門委員職，以便在此力行，期能早日成功。

國中大局，日來又有將劇變之勢，殊為可慮。近嘗覺

中國今日之病在缺乏真正領袖，在最太多而質太壞，在一般之散，之弱，之貧，之愚。欲救此病，捨教育外無他術。故今後教育之目標當注重在（一）造成量大眼光遠之青年；（二）造成真正之領袖人材；（三）養成勇敢，果斷，有定見，有魄力之國民。

教育之責任既如是重大，我校又居最高學府之地位，則今後振作精神，繼續努力，自不容緩。惟要在能力行師

生合作，以共謀校務之發展，養成團體之精神。若並此小團體不能合衷共濟，則將來置身社會，其散漫如故無疑也。

今春在京，曾向教育部請由俄國庚子賠款項下年撥二十四萬元，補助本校經費之不足。近得覆訊，以分配困難，只允撥十二萬元，月付萬元。我大校大學部每年虧數約十萬元，今得此款，雖折扣稍大究不無小補，今後又當再謀發展矣。

現計畫自暑假後起，理學院添電氣工程及醫預兩系，作今後發展之第一聲。（詳情見另條）此本係數年前之計畫，以經費關係，遲至今年始克實現。至文商學院今後亦當不惜鉅款，力求質之精；量之發展則須待諸來日也。

教育部於春假前派員來校觀察，週刊會報告之；其上教部報告如何措詞，現尚不知。彼等參觀某物理班時，正值該班舉行小考，彼等似甚注意。蓋一般大學，素少考試之說，教者更不敢以考試評學生。余告以考試在兩大家常便飯，無足為奇，承其稱羨不置。國中大學如此，將來何以談救國？

我校行男女同已十餘年，至今男女之間似仍不能相諒，殊非佳象。甚至有視女同學為可奇，而生種種之揣測及行動，更為失當，且遺女同學以輕視之機，望力矯正之！

二 電氣工程學系詳情再誌

試驗室本市電燈電車公司

基本文字決定先學習法文

本校理學院將自下學期起，開辦電氣工程學系，已載上期本刊。茲探得該系詳情，分誌如下：緣我國各大學已創辦電氣工程學系者，除上海交通大學外，尚未多見。我院校開辦斯系，實為華北各大學空前之舉，對吾國電氣工程學界尤增益不少。按電工學系之不易辦，多因試驗儀器上之困難。此次本校辦理該系對此種籌備頗有把握，且聞本市唯一電氣工程之電燈電車公司因本校校長為該公司董事，已允將其工廠借作該系之試驗室，殊屬難得之機會。並聞該公司之比國工程師亦定常來校講演各種問題。至於課程上，除工程專門課程外，語言決定第一學年即學法文，預備二年後便可直接聽講，且畢業後，留學法比，亦大方便，較之中學畢業即行赴法比強多多矣，該系之教授等兼

已聘定多人云。

二赴杭選手凱旋歸來二

歡迎！歡迎！歡迎！

本校赴杭參與全國運動會選手代表五十餘人，已於上星期五乘新豐輪抵津。該輪於晚九時靠岸，大舉都選手抵校已十時五分矣。記者於選手團抵校後即走訪馮傲齋君，稍致慰勞之詞，並詢此行所得；惟以熄燈時屆，而馮君又長途跋涉，不無舟車之勞，未便多談。茲略記其談話告讀者，詳情當俟之下期也。

「余等係十五日下午乘新豐輪離滬，南開選手除當選赴遼東代表之五虎將及周兆元君外，均已同輪返津。章輯五先生則因公務去東一行，返校約須遲數日。歸來途中，風平浪靜，同學均安之；通州中之一轉運公司亦宣告停止營業矣。」

此次天津赴杭代表計百餘人，南開同學佔三分之二強，故大會中有一「南開包辦」之譏，實則亦實情也。如籃球隊五人，皆以清一色之南開五虎將登場，且所着均南開編

服。歐球九人，南開佔其七；棒球九人，南開佔其八；足球十一人，南開佔其六，女子籃球亦皆以清一色之南開隊登場，至田徑賽選手則南開之成分亦不在少。謂之為「南開包辦」不覺太過也。

此行承各地南開校友隆盛招待，或舟車迎送，或開會歡迎，殊為可感，而南開精神之表現，更令人無勝欣慰；如去來過滬，彼間校友均備極招待，南洋大學南開校友會且於歸來時舉行歡迎會（惟為避免嫌疑，故擴大為歡迎天津選手代表會）；上海校友分會亦乘機舉行春譚於爵祿飯店，歡迎南開選手。旅滬南京之校友彭善承君且不辭舟車之勞，到滬參加歡迎會，其熱忱更覺可感。此外煙台，杭州等地之校友會，亦各盛加招待，備盡地主之誼，彼此相見，雖不相識，而親愛恒逾於手足。此為此行最覺愉快之一點。亦值得大書而特書之一點。又大會中之南開校友，不論其來自何地，無不為南開助興，因之亦無不為天津助興；此在南開為最可喜之一點，而他校選手見之則不免紅眼矣。

籃球隊此次南下，風頭可掃十足。每有比賽，不論在

杭在滬，觀者必數千人。唐寶堃風頭尤足，射彈固無論矣，時常手一觸，采聲即可聞數里。滬上仕女且有爭相叫好以博寶堃之一顧者，其歡迎之狂如此。

昔日之二金鋼，現仍肄業南洋，於體育仍與致激激，此次在大會中風頭仍甚健。南開同學在滬時，迭君招待獨殷，於「累得死」尤週到，亦可見其愛護母校之切。

二合作先自教職始二

月之十四日晚七時，校長請客於秀山堂，與宴者多為本校重要職教員。席間談論多關本校各方面情形，以對師生間之合作問題，與同學間之聯絡最為注意。聞已有若干非正式之決定，擬於最近力謀實現云云。

二新招考簡章已出版二

本校每年暑期招生之簡章向於春季中籌備妥當。今因下學期各學院情形頗有更改，以及增設電氣工程及醫預科等事，新簡章多有修改之處，致稍遲，頃已出版。並聞近日校內外索取者頗為不少云。

二嘉賓又將蒞校二

——美國大學學生旅行團——

上海交通大學北遊，借住本校，已誌上期本刊。近聞美國伯麗難大學 (Parsons College) 學生旅行團十餘人，不日亦來華參觀，函請借住本校，我校友已表示歡迎。想不久即將來校，屆時中外大學生共聚一堂，必有一番熱鬧景象也。

記者按：本校教授畢業該大學者有何辭宿先生夫婦。

二女同學注意二

——美國女子大學主任要來參觀——

本校近接美國女子大學主任 Starevanti 君來函，云即將至華參觀各大學女生生活，特別注意於本校。本校女同學，向稱嫻雅，想屆時定當與彼一好印象也。

二是亦分久必合歟？二

——各科學會研究股聯合委員會成立——

上星期三日下午六點半，黃主任假木齋讀書室招集各科學術股代表，討論研究事宜。計到會者除黃主任外，有曹漢奇，成蓬一，阮冠世，梁家椿，胡篤志及曲有誠六君。首由黃主任申述招集該會之意旨，略論：吾人在校讀書

，不應只知書本以內之事，書本以外者，亦應注意。惟吾人對於書本以外之事，常有欲知而不得知之苦，其原因乃由於分科制度之不良，時間分配之不適宜與個人力量之薄弱。若各科學術股能聯合爲一而組織一學術團體，則同學所欲研究或討論之問題，即可建議至此團體，此團體即可代同學解決各種問題。設此團體不能解決時，亦可聘人解決；至如招待費與車馬費，乃學校所不惜者。黃主任言畢，出席者咸表贊成，於是各科學會研究股聯合委員會遂行成立。聞其第一次會定於本星期三日晚六點半在木齋讀書室舉行，主席爲梁家椿君，書記爲成蓬一君（主席與書記非固定者，係輪流性質）云。該會爲便於同學建議起見，特在秀山堂，思源堂，圖書館，女生宿舍與第一及第二宿舍懸掛建議箱各一只；由該會委員負責收集各種建議。並聞該會自第一次會後，將每兩星期舉行會議一次云。

出版先聲

爭強及嚮導

本校新劇團近以其去年二十五週紀念表演之「爭強」劇本，刊印單行本，作爲「南開新劇團叢書」之一。書名仍

稱「爭強」，全書九十餘頁，附銅版插圖多幅，及行將起建之南開新禮堂計書圖。此書現已出版，本校售品處代售，定價二角。按此劇爲英國著名戲劇家 John Galsworthy 名著之一，經改譯後極合舞台試驗。更附以該團表演時之排法及詳明之佈景圖解，故即因人數不敷分配而不克排演，亦可用作文藝讀品，藉知該團向來之排劇大概。

又本社近爲便利各地投考本校青年起見，特刊印「嚮導」一書，詳載本校組織，現狀，各院概況，投考手續及最近兩年之入學試題等，以作投考者之指南。現正在徵文中，約本月底付印，下月十米左右出版，此書內容預計除上述各文外，附銅版六十餘幅，本校各項建築，課外組織，體育等搜羅殆盡，誠大觀也。

要吃麵包的還大有人在

馮敦棠先生將去美

上期本刊「紛紛出洋」一節，曾載暑假後本校將有師生五人，出洋深造。茲聞生物系教員馮敦棠先生因得協和醫學資助，亦將於七月初放洋渡美，專攻生物云。

又本校第一班畢業同學，現任女中部教務副主任之劉

有淡女士，及去夏畢業之卜學錦女士，近得 Michigan 大學之 Harbour's Scholarship，均將於秋初赴美，到女士研究教育，卜女士研究生物。此 Scholarship 係專為女子教育而設，年給美金八百元云。

二商四同學聚餐記略二

商四同學於上星期三日下午七時，在東宮御用食堂聚餐。席間珍餚雜陳，談笑風生。惟妹妹靜坐一隅，見美味而不忘穩重，只慧笑而不發一言；老二身近妹妹，亦受傳染，聞座莫不注意。飯後，記者問老二何以呆視不食？老二答曰：妹妹真有趣，吃中國飯按着吃外國飯的規矩。吃外國飯是用刀又把菜送到唇邊，現在她用筷子也是這樣，真是有趣極了。一記者聞言，不禁大笑！蓋老二亦係有心人。

見人伸小手

一個大子兒就走

某日夜，記者方夜坐讀書，忽叩門聲作，應以「請進」，則聖人也。聖人在手托銅元約七八十枚，右手伸食指，口中則作聲曰：「你老慈悲慈悲，做點好事，給一個大

銅子兒！」記者探異之，以為拿如「聖人」。彼憐天地，何竟出此？況彼乃「聖地」聖戶，家雖貧賤，即云墮落，亦何至於此？比詢其究竟，始知聖人委委得弄（弄，弄？）之喜，惟入繼以來，屢被常感不適，日夜痛哭，近奉太夫人命，賜就近分索銅元百枚（須出自百人），寄家作「小聖人」製金鎖之用，蓋俗所謂之「百家鎖」，而意在以百人之力，共扶一小聖人也。

又據訊：聖人自得家書稱小聖人日夜痛哭之狀，心殊憂之！常覺坐臥不寧，起居不安，有時且至於食不下嚥，夜不成寐！某日曾齋戒沐浴，於夜深人靜之際，焚香默禱，更就夜車室中以黃紙朱筆，恭書「通啓」曰：

天黃黃，地黃黃，我家有個夜哭郎；
大學學生念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

書畢於次晨貼於南三橋旁之電桿上。昔俄國狂風大作，竟將此「通啓」揚之河中，好在「大學學生」已不乏讀之者矣。

二大中路上橫行無忌二

——大賢又將復興歟？——

四大賢之一馬「老外孫」，(即天才者是也，)昔日曾在八里台中出得風頭十足；其後消聲遁跡，埋頭書案，吾人不聞其名久矣。不料近又有捲土重來之勢，蓋靜久思動，亦人之常情也。上星期四日晚六時餘，老外孫偕同學五六人，散步大中路上，至大中橋後復又轉身西行。時值端木新民，張桂等五士女正向東行，江楨與劉墨琴兩女士在前，端木新民，張桂及周英三女士在後。某君(據傳係某劍客)當某女士近前時，曾用某種方法博得一笑。及端木女士等行近，老外孫喝令携手橫列，阻止前進。端木與張桂兩女士見狀不佳，亟思後退，惟旗袍長及足面，緊小裹腿，行動遲緩，加以鞋跟過高而面積太小，致張女士偶一不慎，摔倒地上，仰天大「燒」；旁觀者則隔岸觀火，拍手大笑！

周太太克盡厥職

——公主們高枕無憂矣——

女生宿舍指導員周太太於春假中借其男女公子由南關下頭移住百樹村十號。日來每日上午去中學部授課，午飯時歸來，下午則至各宿舍巡視，照應一切，或與同學作短

時間之談話，遍詢同學之生活狀況及應興革之地。晚間亦如之，故同學多咸起居之安適而美滿云。

鬧鬼？鬧鬼！

紫禁城快函：本月十五日晚十一鐘許，七號余協中先生外出未歸，女僕李媽忽見一身長三尺許之黃鼠來自戶外，兩目灼灼，直視余少爺之乳母。不久，乳母面色灰白，呼吸短促，四肢僵直，儼如死人。李媽大驚，急奔戶外，力喊「救人」，其聲尖銳，猶如鬼噪。更往黃主任家詢余先生之行蹤，黃主任答以不知。李媽以為余先生又隻身赴天津矣，遂急奔海光寺。此時紫禁城公主等於夢中驚覺，探得真象，爭相談論。一時人喊馬嘶，喧嚷甚烈。其時，余先生方在張平祥先生家閒談，聞聲之後，乃急回家查視。及余先生到家，乳母已能言語；惟略覺心痛。翌日，乳母告假歸家，余先生特願恩餉三月，計洋二十四元；並告其病愈後早返云。

中學部近訊

要出洋

教務課主任喻慶潤先生，為本部第一

班（一九〇八）畢業同學，服務本校垂十餘年。近感於時代之變遷及思潮之改易，常覺學識之不足與所聞之不廣，因擬渡美一行，研究教育，兼擴眼界。去秋校長歸國，喻先生以此為請，蒙校長慨允，並允為經濟上之援助。當由校長函哥倫比亞大學接洽，近得覆書，允免費入學，而喻先生亦定七月初放洋矣。

聞喻先生定在美半年，留歐半年，然後回國。一切費用完全由學校供給，其教務主任一職，將由訓練課主任雷法章先生兼代云。

善舉也

有某先生為使高級學生多注意英文作文，特捐洋二十元，作為高二高三兩年級英文論文獎金之用。計每年級第二名獎四元，第二名三元，第三名二元，第四名一元。比賽日期約在五月中旬。得獎論文並擬在雙週附刊發表。藉資鼓勵，詳細辦法，現尚未定。

大搬家

中學部大規模之建築，已先後興工；計劃中拆毀之禮堂，自不能常久懸棧。惟各課之辦公室均寄生於禮堂身旁，禮堂下臺，辦公室豈能久存？各課辦

公室，因於春假中大行遷徙，現已各事就緒，照常辦公茲將各課辦公室列後：

教務課 禮堂後六號

訓練課 總辦公室在中樓二一〇，分辦公室在中樓二一

八，齋舍股在四齊一號

社會觀察委員會 禮堂後八號

體育課 禮堂後十號。

更正

本刊第八十二期獨幕劇「別宴」乃「宴別」之誤特此更正。

美洲通信

劉熾晶

留美南開校友分會對外書記劉熾晶君，近有書致校友總會，報告該地同學近況，茲擇要刊之。

留美南開同學向有同學會之組織。惟以同學人數甚少，且散處四方，調查匪易。年前舊會長王君，曾有詳細調查之規定。然亦以事實困難，未得如所願。現晶與諸同學亦擬作二次之調查；結果如何現尚不得而知。然就大體觀之，本年同學留美人數較年前為少；且多留東部各大城。如在紐約者有十二人；在波士頓者有四人；在費城者有四人；餘在中美者則以留米西干及哥倫布二城為較多耳。留美同學會已於年前舉行選舉。結果許桂英女士被選為會長，程本同君為對內書記，晶被舉為對外書記。三位職員皆留紐約。已開過大會一次。

張仲述先生偕凌濟東先生等於二月初安抵舊金山。凌

先生等轉道由老山角赴古巴公使任。張先生則於十五日抵紐約。會中途留芝加哥數日，得與同學會中毅張孟苓等會晤。現張先生正為梅蘭芳先生主持演劇。終日疲勞。梅先生在紐約蒙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太平皆張先生之力也。

留美南開同學會曾於三月二日假座紐約中華園餐館為張仲述先生洗塵。當時到會者除張先生外共有同學校友十五人如下：

孟治太，許桂英，吳竹修，劉良沼三女士，唐禮學先生及太太公子（共三人），黃春谷，蔡方蔭，王恩東，孫立已，程本同，楊承祚，凌士芬，劉熾晶，開會情形除聚餐外；張先生簡略報告此次來美募捐之

手續與計劃。大意爲：南開學校之性質與國內教會學校不同，又與一般辦慈善及社會事業者不同。南開向來爲純粹中國人辦理的學校。募款主旨當然以不失却純粹中國的學校精神爲原則。以此到美國募款與教會學校的募款手續當然不同而與辦社會事業的募款手續又不同。所以今日南開學校的募款係不主張自己去化緣，而係與募款委員會一詳細的說明，使該會代爲募集。此爲第一原則。因爲保持純粹中國人辦理的學校的精神；當然不能容大量的外款，致失却此良善的精神。此次募款不過係臨時的，變態的。一俟國內呈平，終以本國人捐款爲要。此爲第二原則。本年適當美國金融紊亂之後，社會經濟一般尙未十分就緒；募集鉅款事實上恐難辦到。此次募款本意不在大數的籌措，而在小量的捐助。苟能用以維持南開的現狀，亦即可說是達到目的。此是第三原則。南開募款本此三項原則，自然以早達到目的爲要。惟此時尙難以作若何的進展；必須稍候時日再進行辦理。好在國內已有一長久的計劃；如校友樓（即範孫樓）建築費已募積現款六萬餘元；小學捐款亦已實行。且國中不乏熱心好學之士。對於南開教育已蒙社會

一般人之贊許。如近有一位張先生允捐南開二十萬元。當如此類，南開教育的前途正有其光明的大路。今茲來美募款亦不過一救濟的臨時變通辦法而已云云。張先生演講後隨即攝影。張先生因赴另一議會先去。同學等方開茶話會，黃春谷先生唐讚學先生及夫人公子等蒞會，衆遂暢談良久而散。

該日晚（三月二日）梅蘭芳先生應萬國公寓之約，蒞該寓演講「中國藝術及舞台」。張仲述先生爲梅先生作翻譯。南開同學二三人，聯該日午聚餐後所表決的提議向張先生提出。請張先生設法約南開同學一觀梅劇。張先生當時雖未決定答覆，但至翌晚以電話約同學等十人往觀。於是男男女女候至晚八時五十分始得達到觀劇的目的。（大概張先生也是同其餘的人請客一樣買票不破一文，後台老板請客豈有花錢的道理呢），此亦同學會中的一段消息也。

本 社 顧 問

張平羣先生	張忠絨先生	余協中先生	翟毅夫先生
瞿兌之先生	趙鑑唐先生	唐伯原先生	何醉帘先生
姜立夫先生	邱宗岳先生	關健南先生	黃肇年先生
劉澤民先生	黃子堅先生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 位	全 版	半 版	一四分之
底頁外面	二十元	十二元	
正文前後	十元	六元	四元

本期零售伍分

本 社 職 員

社 長 樂永慶
秘 書 王之杰

編 輯 部

主 任 王維華

言論組 李 濤(組長)	李 銳	阮冠世
學術組 胡 鎔 胡篤志	范士奎	曹漢奇
陳 鷓(組長)	吳大任	周長霖
陳省身 高殿森	張相曾	衛寶瑛
衛寶怡		

文 藝 組

萬家寶(組長) 梁家椿 畢學洪

雜 俎 組

張 羽 賈問津 劉毓芳 江 楨

經 理 部

主 任 張志剛

發行組 馮傲鑫(組長)	王守媛	王新華
董文煥		

會計組 穆祥淑(組長) 楊毓榮

廣告組 張志剛(組長) 卞學鈞

校 閱 組

谷源田 曾憲雄 端木新民 王之杰

樂永慶(組長) 張英元 胡筠吟

王達新 史振華 曲有誠

「嚮導」徵文啓事

敝社爲便利各地投考本校青年起見，擬刊印「嚮導」一書，詳載本校組織，現狀，各院概況，生活狀況及投考手續等，以作投考者之指南，兼期社會人士對本校能有深刻之了解。敬希全校師長同學，各就一己之觀察，對外作詳確之介紹，不吝金墨，慨賜宏著，非僅敝社之光，實亦我校之幸也；特此佈達，尙希察之。

又此書定五月初旬出版，如蒙賜文，務乞於本月內擲下爲荷！再茲擬徵求本校校景，團體活動，及其他關於本校之照片多種，以便製版刊印嚮導中。同學如存有此項照片者，請借賜一用，用畢即當奉還，不致毀壞。

出版社啓